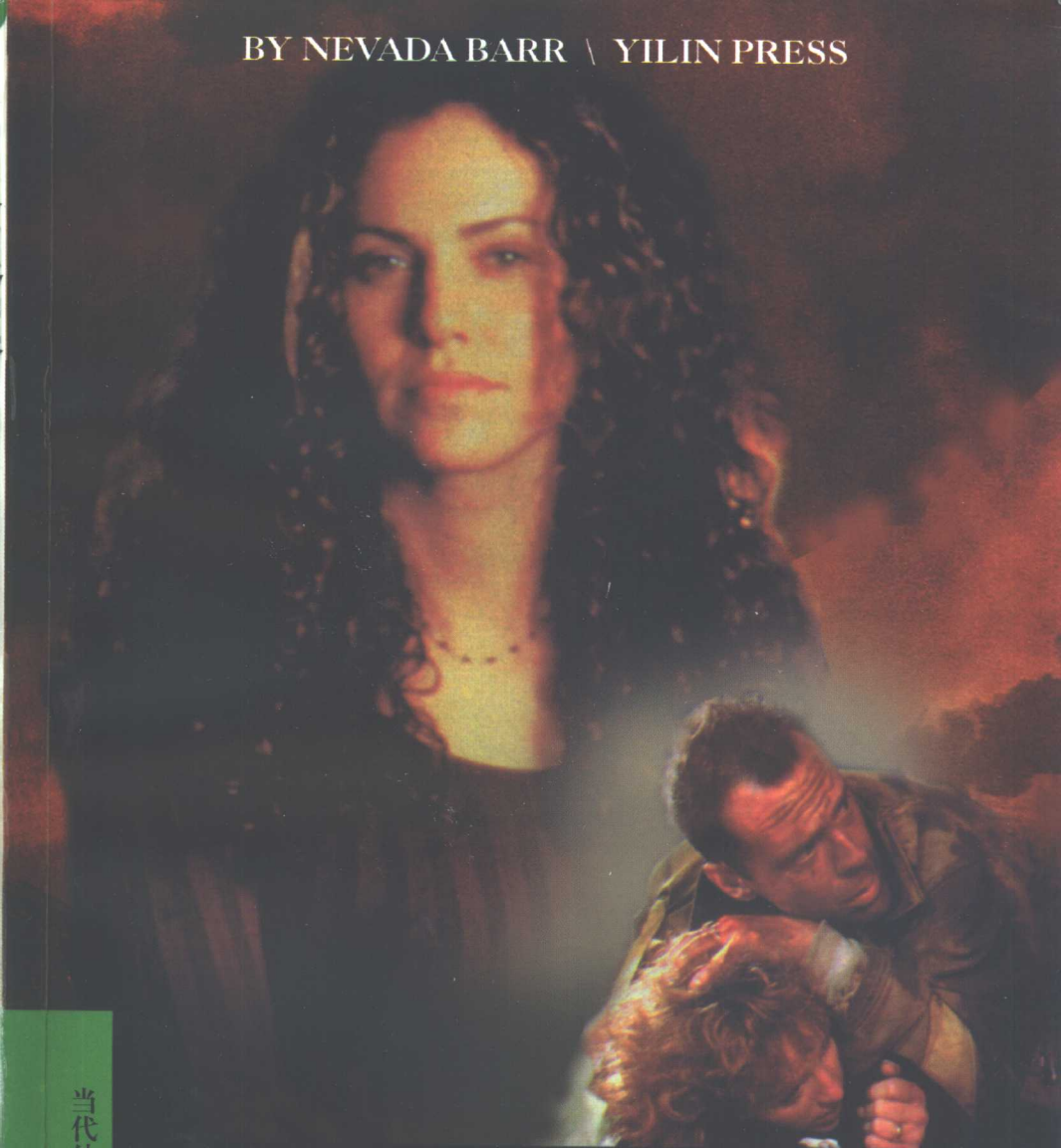


BY NEVADA BARR \ YILIN PRESS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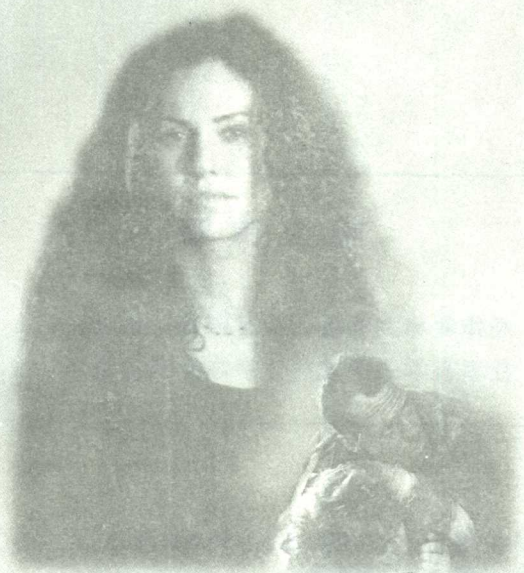


山火迷案

Firestorm

译林出版社

[美国] 内瓦达·巴尔 著 王虎 王红梅 译



山火迷案

FIRESTORM

[美国]内瓦达·巴尔 著 王虎 王红梅 译



译林出版社

版 权 声 明

经作者和大苹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权，本社享有本书中文简体字本专有出版权

- | | |
|-------|-------------------------------------|
| 丛 书 名 |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
| 书 名 | 山火迷案 |
| | <i>Firestorm</i> |
| 作 者 | [美国]内瓦达·巴尔 |
| | Nevada Barr |
| 译 者 | 王虎 王红梅 |
| 责任编辑 | 陈静宇 |
| 原文出版 | G. P. Putnam's Sons, New York, 1996 |
| 出版发行 | 译林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
| 经 销 | 江苏省新华书店 |
| 照 排 | 译林出版社 |
| 印 刷 | 扬州广陵文化印刷厂(友谊路 12 号) |
| 开 本 | 850×1168 毫米 1/32 |
| 印 张 | 8.375 |
| 插 页 | 2 |
| 字 数 | 197 千 |
| 版 次 |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
| 印 数 | 1—10000 册 |
| 书 号 | ISBN 7—80567—720—4/1·417 |
| 定 价 | 11.50 元 |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王 虎

内瓦达·巴尔(Nevada Barr)对广大中国读者来说可能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名字,目前国内对这位美国当代通俗小说家的情况也的确介绍不多,仅有其在90年代初出版的一本《苦涩的爱情》(*Bitter Sweet*)。《山火迷案》(*Firestorm*)是作者最新问世的一部作品,它描写了一场森林大火惨烈的景象,揭示了其中各种人物的生活、思想、命运和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作家在其创作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艺术审美情趣和社会道德观念。

小说叙述了一位中年妇女在一次森林大火中艰险离奇的经历。作为森林防火治安员兼急救医务员,安娜·皮金奉命参加了美国北加利福尼亚杰克奈弗森林大火的扑灭工作。就在火势基本得以控制、灭火队员们准备撤离之际,气候突变,一场猛烈的暴风火雷鸣闪电般顷刻间席卷了整道山梁,将包括安娜在内的十名灭火队员围困在山坡上一条干涸的河道之中。山火袭来之际,情况万分紧急,安娜和同伴不得不扔下担架上的伤员,纷纷逃入低洼的沙质河道中,并迅速打开随身携带的防火帐篷,以图借此躲过这次突发的劫难。在经历了一场血与火、生与死的搏斗之后,暴风火终于过去,人们从防火帐篷中爬去。就在大家庆幸这次劫后余生的重逢时,队伍中发现少了两个人:一个是被弃的伤员,已在烈火中丧生;另一个是一位不讨人喜欢的同伴,后来被发现惨死在自己的帐篷中,但不是被烧死,而是背上被人刺了一刀。凶手是谁?负责安全执法的安娜在身为联邦调查员的男友的帮助下对此展开了一系

列的调查。她对周围的人明察暗访,逐个进行分析和试探,感到每个人都有杀人嫌疑,但又都证据不足,一时难以确定真凶。但她心里十分清楚,凶犯就在自己身边。由于环境所限,缺乏必要的调查手段,方法又过于简单直接,使她自己也陷入了极大的危险之中。与此同时,她还得同其他队员一样,忍受着饥饿、寒冷、缺乏药品和死亡的威胁,耐心地等待着气候好转、交通恢复和救援队伍的到来。整个故事结构紧凑,悬念迭起,危机四伏,引人入胜。直至全书结尾,真相才水落石出,而结果却又是安娜和读者所始料未及的。该书可谓是一部可读性极强的小说。

抛开故事本身,小说还有两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其一是作品没有采取一般现代小说常用的意识流或其他超现实主义写作方法,而是采用了传统的写实手法。书中绝大部分情节尤其是对山火的描写,都是采用白描方式,生动而准确地表现了森林火灾的巨大破坏力及其对人类和自然环境造成的危害。由于作者对灭火队员的生活、思想和语言相当熟悉和了解,使其描写显得非常真实逼真,读来有一种临其境的感觉,从中显示出作家深刻的生活观察力和艺术表现力。其二是作者的笔触没有局限于故事本身的叙述,而是随着书中各类人物的描写,把视野扩大到了美国社会的诸多层面,从侧面反映了美国中下层社会部门与部门、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其矛盾与斗争,从而使作品在具有强烈的故事性之外,更增添了广泛的内容,具有了更积极的社会现实意义,为读者进一步了解和认识美国社会的种种弊端提供了借鉴。这是我们在阅读这部小说的过程中应予以关注的一点,也是我们在浩如烟海的美国现当代作品中选择这部小说的宗旨所在。

译者从未接触过类似的作品题材,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翻译中也一定存在着不少错误和不足,欢迎行家指正。

1997年9月于成都

山火迷案

Firestorm

安娜任森林防火治安员已多年，在杰克奈弗山火中，又与来自圣胡安的小分队合作。就在火势已被控制、队员们即将撤离之际，一场意外的暴风火骤起，把他们困在了山上。随即发生的一名同伴的命案又牵扯到这个集体中几乎每个人，一日之内圣胡安小分队就变得危机四伏。安娜意识到这绝非一起单纯的谋杀……

封面设计 马宁炎

ISBN 7-80567-720-4



9 787805 677200 >

ISBN 7-80567-720-4
I·417 定价:11.50 元

第 一 章

如果安娜有恋足癖，她一定会觉得十分幸福。霍华德·布莱克·埃尔克的大脚正搁在她膝头，那上面被一层防火泡沫材料覆盖着，几乎看不到什么皮肉。

“在山坡上灭火，泡沫不断地烧落下来。”布莱克·埃尔克一边大口大口地喝着威士忌，一边这么对安娜说，“大家都跑去吃午饭了，只有你还在干活。你学过触疗术吧。”

这话尽管听来有些可笑，但安娜还是为自己所包扎的防疤绷带那么结实耐用感到自豪。凯撒的军队可能会趴着前进，但灭火队员是用脚前进的。这支同加利福尼亚杰克奈弗森林大火搏斗的大军已经进行了十天的战斗，目前正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在医疗队帐篷外面，排着一长溜人，不由地使安娜觉得有些紧张。来自蒙大拿的肖肖恩和阿拉帕霍的肖-拉普灭火队似乎比其他人受的罪更多，这也许是因为他们个个身高体重，即使穿着必要的防火靴，他们所承受的重力也要大得多。

安娜解下布莱克·埃尔克脚上破损的绷带，对他受伤脚进行检查。布莱克·埃尔克是来自阿拉帕霍的印第安人，但他不属于肖-拉普灭火队，而是来自西南部的圣胡安队的成员。

“你把水疱都弄破了。”安娜责怪说。

“让它们慢慢变干好了。”

“这不行，它们会感染的。”她凝视着对方的眼睛，想看透他的心思，“你打算不干了么？”

“猜对了。”

安娜不相信他的话。她用双氧水擦洗了他的脚掌和脚跟，他痛得直咧嘴。“你这是自作自受。”她说道。

整个灭火营地犹如诺曼底、的黎波里和约翰·韦恩片中的战场一样，弥漫着一种强烈的战后气氛。像其他人一样，安娜也沉醉在这种气氛之中。当战斗将结束并已不太可能造成伤亡时，由于不再受责任的束缚，战士的生命就显得重要起来。（其实倒未必是那回事。）命令很简单：攀登、停止、再挖掘。对每个人提出的要求只是艰苦的体力劳动和露宿荒野。在这种无需选择的情况下，安娜倒感到一丝安宁。

她小心翼翼地把布莱克·埃尔克的护脚泡沫——他的第二层皮肤——和绷带重新理好。圣胡安高原灭火队的其他成员吃完了中饭，开始朝这儿凑过来，加入了等待治疗的行列。

圣胡安队是一支由不同单位组成的杂牌军。灭火队员有来自林业局的，也有来自国土管理与国家公园局的。其中三个队员来自弗德台地国家公园^①，那也是安娜的工作单位。安娜是单独来到灭火队的，当时传来命令，要求更多的急救医务人员来充实这儿的医疗队。医疗队在帐篷中为灭火队员提供治疗。由于杰克奈弗山像一条黑色的带子横穿在加利福尼亚北部的凯里布荒原和拉森火山国家公园之间，救火基地，也就是灭火供应大本营和指挥部，要求各单位和医疗队尽量接近火线。于是，那些被灭火队员称之为“钉子”的小帐篷（尽管正式场合已不再使用这种称呼）便像火苔藓一样地涌现出来。

“打了血疱的人到前面来先把绷带解开，再用双氧水把脚擦干净。”安娜对等候着的队员们说道，“我想斯蒂文还有一瓶消毒剂。”

“省着点用吧，”另一位急救员斯蒂文·林斯特龙说，“明天下午

^① 弗德台地是美国科罗拉多州西南部史前印第安人崖壁居室遗迹。

之前,我们只剩下这些了。”

林斯特龙属于来自内华达州雷诺市的林业局的灭火队。当安娜和其他三名急救员在距离大本营 19 英里的地方扎营时,她要求把林斯特龙派给她。林斯特龙性情温和,工作干练,是同安娜一道工作过的最好的急救员之一。

“我去给你弄点饭来,不然那些饭桶会把它都吃光的。”

听到这熟悉的慢吞吞的孟非斯口音,安娜抬头看了一眼。是詹妮弗·肖特,一个来自弗德台地的老护林员。她正靠在安娜和斯蒂文用一张粗帆布和十二把折叠椅搭成的户外检查室旁边的一根甘蔗上。

詹妮弗参加杰克奈弗救火工作已有七天,只比安娜少一天。她现在仍穿着防火服,安娜不禁对她生出一种敬慕之情;一个人在困境中能坚持自己的信仰,理应受到尊敬。她鼻子周围满是灰垢污痕,汗水流过她那蒙着一层灰的红润面颊所留下的纹路更增加了这样的效果:尽管艰苦危险,但她决不屈服。

“谢谢。”安娜说道,“斯蒂文,要吃点东西吗?”接着她又对詹妮弗说,“那就劳驾你了。”

“如果他不吃饭,我也不会躺在地上死乞白赖地求他。”詹妮弗做个鬼脸说道。

安娜边吃饭边为队员们治疗。一小时之后,她吃完了饭,同时也诊治了十三只脚,现在又开始治疗第十四只,这也是最后一只。这是个白人,安娜跪在地上,为他解开防火靴的鞋带。那靴子是定做的,已经穿得很旧。“请帮忙脱下你的靴子好吗?”她温和地说道。

“我的脚不怎么疼。”

安娜蹲下身子,抓住那昂贵的防火靴的鞋面,“你是圣胡安队的,是队长,对吧?”

“我叫约翰·勒弗勒尔。”这位队员伸出一只手来。那手指像刮

刀一样，叫人想起亚马孙雨林中青蛙的脚蹼。在英国药理学会摄制的各种专题片中，安娜曾看到过这种青蛙。她用力站起身来。寒冷、疲惫和睡硬床消耗了她不少精力。老了，她自己心里在想。如果说艰苦的工作曾使她坚强，现在却只使她感到疲倦。她伸出自己的手，握住勒弗勒尔的，那力量虽不是男性的，却很具有男子气概。

他的下嘴唇红肿且有伤痕，皮肤裂开的地方积有血块。“你的脸疼吗？”安娜问道。这像是一种侮辱。“换了我自己也会感到被刺伤的。”她脑子里下意识地想道。显然，约翰·勒弗勒尔并不难看。安娜估计他大约四十五岁左右，他的头发尚未脱落，仍然是棕黄色的；在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鼻嘴之间的皱纹看上去犹如刀砍的伤疤一样；浓浓的眉毛下面是一双蓝色的眼睛。

“在门上撞的，”他说，一边用手指了指嘴唇上的伤痕，“只要冷敷一下就行了。”

安娜进帐篷去取所需的药物，勒弗勒尔点燃一支不带过滤嘴的铁圈牌香烟。

“在火线上很难抽到烟是吗？”安娜在冷敷纱布上抹上清凉药膏。

“我是个老救火队员，”勒弗勒尔承认道，“一口烟可以使我高兴得手舞足蹈。这是我第三十七次参加灭火工作；其中第八次也是在加利福尼亚。”

安娜很受感动，说道：“好家伙，你可真是老资格了。”

“我可以一直干到死。”灭火队长接过敷料，贴在自己的嘴唇上。

“你应该小心一点，事先该看到前面有门的。”安娜说道。

突然间，他的声音和眼神中露出了愤怒。“如果我再撞在门上，我会把它劈烂当柴烧的。”

安娜对此没作任何评价。“钉子”帐篷的天地太小，不适宜与

人结怨。对她来说,睡着的狗可以躺在那儿,也可以先跑下山去,这都与她无关。

由于没有别的队员再来治脚,安娜便在勒弗勒尔旁边坐下,看他悠闲地抽着烟。安娜可以听见斯蒂文在帐篷里干活的声音,他正忙着在天黑前收拾完必要的杂活。她马上也要去帮他的忙,但此时此刻,能在外面坐一会儿可真太舒服了。

天光渐渐隐去,白天的炎热也正随之散去。

安娜拉下衣袖,缩了缩身子。营地位于一个山脊的背后,周围是连绵起伏的山脉。在西方和西南方,林木中升起黑色的烟霭。白昼在消失,天边绽出金黄色的光芒。

血红绚烂的夕阳燃烧着天空,落日的余晖折射过厚厚的烟霭,拉森火山的上部被遮在烟雾之中。在地平线附近,烟幕挡住了太阳;往高处看,浓烟从太阳中吸取了火力,在天上燃烧起来,同地上的杰克奈弗森林大火上下交相辉映。

安娜把手插进衣袋之中,以保持它们的温度。“以我看来,世界的末日看上去还真该死的带点节日的味道哩,”她说道。

勒弗勒尔在鞋底上将香烟熄灭,接着又把烟纸搓烂,让烟丝散落下来。“我们今天就在那儿灭火。”他用手指着一条狭窄的山谷对面正在燃烧的山坡说,“我们把隔离线开到了那个岩石层,同推土机开出的隔离线连接了起来。”

他手指的地方是一个四十度的陡坡,上面长满了浓密的灌木丛。

“攀登很困难吗?”安娜问道。

“你最好背一把链锯在身上。”勒弗勒尔又点燃一支铁圈牌香烟,一面在思考着自己白天的工作。“如果不能调进管理部门,我会很快辞去这种工作。该把这吃力的活儿交给年轻人去干了,是时候了。”

他的话像是说给安娜听的,却更像是在自言自语。安娜觉得

应该换个话题了。“说到年轻人，詹妮弗干得怎么样？”这是詹妮弗第一次参加灭火工作，她那红色的名牌和防火靴都是崭新的，动起来不时发出窸窣的响声。通过在弗德台地同肖特一起工作，安娜已对这位南方美人产生了一种不大情愿的喜爱之情。

“救火工作不适合女人。”

“她干得不好吗？”

“不是。”

“那为什么？”

灭火队长笑了起来。“你别刨根问底了，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安娜确实知道，她恨不得咬他一口。安娜多次参加灭火工作，自己的住处从不让人知道。在她最近参加的三次救火行动中，都是作为医疗人员或安全人员。在这次杰克奈弗灭火队中，她既是医务员，又是安全员。这种工作不太辛苦，但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如果说不是体力上的，那也是精神上的。

“詹妮弗坚持了下来。”勒弗勒尔最后说。

“不要对我掩饰了。”安娜干巴巴地说。

勒弗勒尔又笑了起来。“她很好，一直坚持工作。尽管两手都打了血疱，但她从未抱怨过，只是穿着防火服，她的屁股显得很大。”他指的是那像口袋一样的毛料防火裤子。所有灭火队员都要求穿这种裤子。

“就像一只穿着荡妇衣服的狼。”安娜满意地说道。接着她突然问道：“你结婚了吗？”

“你想嫁给我？”

安娜不好意思地移动了一下身子。她想对他说她的问话不是针对自己，但她知道此时此刻，她无论说什么都不太合适。“我只是闲聊。”她这样结束了这个话题，两眼凝视着天边那渐渐变得暗淡的红霞。由于浓烟的遮盖，黑夜提前降临了。金红色的火花，燃

烧在日落前无边的旷野上,从三个方向烘托出周围的山脉。

夜晚的来临,使那些灭火飞机和直升飞机平息了不停的轰鸣。它们都已停落在营地下面的升降地点。浣熊、野鹿、猫头鹰、草原狼和美洲豹的叫声也停止了八个昼夜。杰克奈弗从一开始就因得到了两件值得宣扬的祭品而闻名遐迩:一个在平森湖畔宿营的青年人和他的猎犬。许多通俗小报对那只被烧焦的猎狗的遗骸大肆宣传,登载了不少照片,而对成千上万的被烧死的动物却都只字未提。

当时,安娜也没有为这些动物感到难过。火灾所残留下来的那些小松鼠、小山羊和小兔子的尸体没有像往常那样使她伤心。旷野的大火使许多东西重归尘土。

冰冷的微风吹进树林,慢慢减缓了速度。大火猛烈地燃烧,波及了三万英亩的原始森林。小河干涸了,鸟类飞逃了,雏鸟被烧死在巢中,浓烟笼罩着数百英里的山谷,但安娜仍感到寒冷。她系好衬衣的纽扣,把衣领也竖了起来。她想进帐篷去取外衣,但又不想移动。折叠椅和帆布帐篷给人一种家的感觉。在这烟与火的海洋中,这些帐篷组成的小村落犹如一座生命的小岛,虽然显得孤单,却令人感到温暖舒适。

三个 20 英尺长 15 英尺宽的帐篷搭成一组,中间形成一块空地。白色的帆布在黄昏时反射出天光。计时的工作是在一个大帐篷中进行的,那里记录着工伤补助、加班费和工资。世界上有像勒弗勒尔这一类的人,他们参加灭火可能是出于对工作的热爱;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只是一种生计,一种求温饱的方式。

圣胡安队员住在第二个帐篷中,安娜和斯蒂文共用第三个帐篷,里面堆放着药品和急救工具。在三座主要帐篷的东边是一些用蓝色帆布围成的厕所,幸好它们都位于下风处。安娜一向反对男女共用户外厕所。她私下认为肖肖恩灭火队在这方面还不如那些入侵的军队,因为他们有着上述糟糕的习惯。

在帐篷和厕所之间是炊事区。一日两餐的饭菜均由卡车从大本营送来。一张长桌上摆着一排盆子,对面是洗涤用的肥皂。离桌子较远的一边,有一堵半透明的墙,上面堆放着一些五加仑容量的方形塑料盛水器。盆子和桌子都沾满了烟尘。这些烟尘简直是无处不在,“钉子”帐篷中每个人的头发上、指甲缝里、皮肤和衣服上都沾满了烟尘。

在山下的灭火基地,一种半似卡车的拖车之中设有淋浴,自带发电机,可以供应热水,使那些永远满身灰尘的灭火队员得到一些放松。而在“钉子”帐篷内,人们身上的灰尘不可能用脸盆和毛巾除去,它们往往会停留很长时间。长发的灭火队员只好将头发扎在脑后。而且,住这种小帐篷的人大多留有长发,其中包括二十名来自肖-拉普灭火队的男队员和四名包括安娜在内的妇女。经过一个小时的灭火战斗,每个人的头发都变得像棉花糖一样粘在一起。

勒弗勒尔抽完第二支香烟之后,夜幕完全笼罩了他们。他将用完的敷料交给安娜,说道:“我该睡觉了。”

“小心别又撞在门上。”安娜对他说道。

医疗帐篷中的笑声吸引了安娜。詹妮弗和斯蒂文正在为一盏不肯合作的考尔曼煤气灯争论不休。光亮不大,笑声却不小。他们正讨论着需要多大的压力泵才能使汽灯的油箱中产生足够的压力。

安娜走进帐篷,汽灯突然亮了起来,夜晚的宁静被推到了一边。刺眼的灯光尽管令人讨厌,但它是必不可少的。在其后的两个小时中,安娜和斯蒂文收拾了绷带,清理了止痛药、防火泡沫、鼻腔喷剂、洗手液,在必要的时候,彼此也说了些同情的话语。

将近半夜时分,他们钻进了各自的睡袋,在军用床上躺直了身子,去享受一下那从未体验过的“奢华”。再过四个多小时,他们就要起床,重新回到火线上,开始另一天的包扎脚伤的工作。

在柔软的床上和有空调的卧室中，安娜总睡不好觉。但在灭火营地的帐篷中，恶梦却不来打扰她。在这难得的短暂休息中，她的身心完全被疲惫所占据。

在黄色防火睡袋狭小的空间里，安娜脱下内衣：普通的白色棉布背心和在高温下不会熔化的短裤。西部森林可能燃烧，但安娜的内衣却不会着火。

“知道约翰·勒弗勒尔嘴唇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吗？”斯蒂文问道。安娜把睡衣丢在地上。林斯特龙喜欢饶舌，安娜认为这是他一个可爱的品质。

“快说说看。”

“好吧，”他的声音有点故弄玄虚，这使安娜不禁笑了起来。“詹妮弗说——”

“等等，”安娜打断了他，“我作为营地安全员兼卫生员，是不是应该对这种秘闻采取任何行动？如果是那样，请你不要对我说啦。”

“詹妮弗说，”斯蒂文继续说道，“约翰同人发生过一次口角，后来拳脚相加。如果我当时在场就好了，”他戏剧性地叹了口气，“我太喜欢暴力了。那个人是国土管理局的，叫伦纳德·尼姆斯，他第二拳击中了约翰。”

安娜还模糊地记得尼姆斯。他是新墨西哥州法明顿国土管理局的一位九级一般事务管理员。一头早白的头发和一把黑山羊胡给了他一副引人注目的相貌，而那一身运动员般结实的肌肉使人很难想到他已是近五十的人了。如果不是他那拿破仑式的矮身材，尼姆斯本该是位英俊的男人。他身高只有五英尺八九英寸，肩伤又妨碍了他的身高，使他失去了成为美男子的机会。

“詹妮弗说是约瑟夫拉开了他们俩。”斯蒂文继续说道。约瑟夫·海赫斯特出生在梅斯卡里洛的阿帕切人，在加利福尼亚的山麓丘陵中长大，在伯克利受的教育，后来又接受了印第安文化。这种

文化的双重性使他成为一个奇妙的新时代艺术家和印第安基本权利主义者的混合体。他一头长发扎在脑后,像大多数肖肖恩和阿拉帕霍人一样。但他前面的头发剪得很短,髻髻地垂在脸部周围。大多数白人艺术家在同他们戴有卷发夹的女友进行幽会时都崇尚这种发式。

“詹妮弗说,约瑟夫威胁道,如果他俩再打架,他将把他们都揍一顿。‘他妈的,’他骂道,‘你们两个混蛋,赶快住手……’你觉得有趣吗?”

“不管怎么说……”安娜太疲倦了,对闲聊已失去了兴趣,尽管它十分有趣。

“不管怎么说,如果他因此而被开除出灭火队,甚至还无法支付上个冬天的休假费用,那可就太糟了。”

约瑟夫是圣胡安队的一个小队长。一支灭火队包括二十名队员,分成两个小队;队长负责所有二十名队员,每个小队长分管八至十名队员。如果任何人出了问题,被开除的不仅仅是肇事者,所有二十个人都将遭遣散。

“他们为什么打架?”安娜问道。

“在法明顿时,约翰在尼姆斯手下干活;而现在他成了头,尼姆斯在他手下干活,我认为这种安排不太好。詹妮弗说,他俩从一开始就不对劲。尼姆斯是灭火队长的候选人,也就是说,勒弗勒尔正在培训自己职位的替代者。国土管理局推荐培养的是尼姆斯,而不是勒弗勒尔,这是我的猜想。顺便问一句,黄昏时你和勒弗勒尔是不是在那儿谈情说爱来着?”

安娜哼了几句《屋顶上的小提琴手》中的《媒人》的调子:“灭火队员讨厌火花^①。”

“你知道那叫斯莫基熊的为什么一直没有小孩吗?”斯蒂文

① 英语中“火花”一词有谈情说爱和求婚之意。

问道。

“因为他妻子每次想同他做爱时，他都用防火铲打她。”^①

“老笑话了，”他抱歉地说。

“老笑话最好听。”

“晚安。”

“时间太晚了。”

“是太晚了，睡吧。”

帆布墙上闪过车灯，接着传来柴油发动机的轰鸣。

“真倒霉！”斯蒂文说道。

“我去看看，”安娜说，仿佛那轰鸣就是一阵不合时宜的门铃声。

是卡车司机。安娜搞不清她叫波莉还是叫萨莉，她是那些被雇佣的当地人中的一个。雇他们主要是为了帮助解决突然来到当他参加灭火的千百人的后勤供应问题，比如吃饭问题、洗涤问题和燃料问题等等。这姑娘似乎总想避开安娜，而这种回避究竟是有意的，还是偶然巧合，安娜则一无所知。

“天很晚了，我不得不在这儿过夜，”司机胖墩墩的小身体从驾驶室中跳出来，解释说道。在“钉子”医疗帐篷建起的六天中，有四个晚上她都借故来这儿住宿。安娜怀疑她在这儿有个情人。

“说得有理，”安娜和蔼地说道，同时等待着看她这次长途跋涉来到山里又会有什么理由。

“我给你带了点东西，还有约翰，就是那个队长，我不知道他到底叫什么名字。”姑娘弯身去车厢取东西，她的脑袋被一头浓密、蓬松而洁净的棕发所遮住。她在车厢里摸索了一阵，取出一张折叠好的纸条，交给了安娜，安娜嗅到一种廉价但诱人的香水气味。

^① 此处为双关语。斯莫基熊，是护林员的漫画形象，作为防止森林火灾的象征；而“想同他做爱”原文为“get hot”，即“温度上升”之意。